

成人組
散文·第三名

得獎人 林育靖

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。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，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。著有散文集《天使的微光》、《天使在值班》。



我們的，母語

出生以來，母親一直用國語教育我，所謂國語屬於中國北方官話語系，比 Chinese 更精確的說法是 Mandarin，在對岸或許叫普通話、北京話，跟國語本質上是極類似的，懂中文的人就懂，極類似的意思包含，並非全然相等。懂中文的人也必然懂得「國」的意思，國語正是國家通行的語言，可是要我們這些學了幾十年國語的人來解釋國語是哪個國家的語言，一言以蔽之：有理說不清。所以到頭來還是叫它 Mandarin 容易些，一個國家的正式語言須用另種語言來翻譯，這真正是則令人傷心的故事。

我聽說「母語」一詞，是很大的時候了。幼年知道阿公阿嬤講「臺灣話」，那時不疑有他認定臺灣話就是臺灣很原始的語言，給老人講的，他們沒有讀很多國語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。小學規定不得說方言，老師說方言就是臺語，天天有同學犯戒被扣操行成績，真傷腦筋哪他們，怎麼有這麼多臺語好說呢？我連在家跟爺爺說話，吸吸吐吐半天，爺爺忍不住打斷：妳講國語，我聽有。許多年後，被貶抑的方言終於抬頭挺胸進校園，正名為「母語教學」，閩南語不能霸道自稱臺灣話了，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亦傳誦著各樹一格的語言。母語就是 mother tongue，媽媽叨叨絮絮的愛築成母語堅固的堡壘，但我說過，我是聽我媽講國語長大的。

前年外公過世，追思典禮上母親以流利臺語表露孺慕情懷，事後她告訴我，至此方驚覺自己的母語果然是臺灣話，她曾嘗試用國

語演練講稿卻不成。我倒是不驚訝，或者說，更早些年我便驚訝過了，大學暑假返家，初次聽見父母間長篇對話全用臺語，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」來形容並不為過。母親應不是訝異於臺語的流暢，而是無法置信真情至性轉為言詞時，她以為拿手的國語竟無法成為選項。她中學摯友是外省人，最喜愛的科目是國文，為了不讓父母聽懂，姊妹朋友的對話故意在字間添個「思」發音，我思們思明思天思去思看思電思影。

理所當然地，外婆生下母親，並教會她臺語，然後無可奈何地，母親生下我（當然無可奈何的不是這點），卻教我國語。外婆過世得早，當我學會連續用臺語講五句話時，妙語如珠的她已遠離凡塵語言紛紛擾擾，一向倚賴妻子對外發言的外公只得重新學說話。時光前溯至外公牙牙學語年代，外曾祖母教他臺語，但他上學讀日本語。書扎扎實實讀了多年，念日文版〈桃花源記〉，看《源氏物語》，七十幾歲的外公自豪地說到日本旅行時被當地人稱讚「日文說得甚至比許多日本人還好」，而跟孫子講話，三句卻有兩句不通。國語穿插在蹩腳的臺語間，我還算不難溝通的孫女，移民美國表弟妹說的則是英文與勉強的中文相雜。我見到外公在昏黃燈下埋頭抄寫單字：book, boy, hand, apple, kindergarten, I love you……

這位「非常 nice 的 grandpa」，子孫都想多親近，表弟成年後認真學臺語，表妹日文通過一級檢定考，盡可能將溝通的鴻溝減低

到剩下代溝，外公拚老命死記的英語直到菲籍外傭到來才派上用場：
go out, yes, thank you, tomorrow morning, five o'clock, dinner……

漸漸地這塊土地上外來族群聲勢壯大起來，我們起了名叫「外勞」及「外配」，不只十八次聽人以鄙夷聲調將二詞混用：「伊去娶一個外勞啊啦。」殊不知抽去外勞與外配，孤島岌岌可危垂垂老矣。同樣是外配，己身血緣決定了懸殊地位，曾聽韓國籍太太抱怨：為何進臺灣海關走跟東南亞配偶同道門，由日本嫁過來的朋友卻與歐美籍一路。埋怨著被輕視，埋怨裡帶著輕視。

高低相對，人性殘酷放諸四海皆準，嫁入日本家庭的好友婷難過於被婆家以「外籍新娘」相待，她窮盡己力相夫教子博得認同。也算外「籍」新娘的妹妹因定居美國加州這個族群大熔爐，妹夫又是ABC (American-born Chinese)，她反而在開放的社會中海闊天空，並倚仗著深厚國文基礎，成為雙語小學爭相延聘的老師。

雙語是時代潮流。有個笑話說：會兩種語言的人，英文叫 bilingual，通三語者是 trilingual，那只會說一種語言的呢？叫 American。作為世界通用語言，相較之下，英文易學易講，不像「山明水秀」、「酸甜苦辣」四聲，漢字點撇捺勾。臺語真難，花是「灰」，火是「會」，唯有神和臺灣人才相信：〔灰害〕是火海不是花海，臺灣神當然懂，外國神也不落神後，早年來的傳教士多半說得一口道地臺語，碧眼配上金髮或灰髮，開口「呷飽未」，實在足感心。

當褐髮藍眸的男孩字正腔圓地說「我爸是澳洲人，在臺灣教英文，我從小就只學國語」則逗人發噱。混血家庭語言發展，家家有本隨緣的經。日文老師初來臺灣時幾乎不懂國語，天天對孩子說日語，如今兒女求職，日文成了專業知識外的優勢。嫁美國

人的表姊在職場英文說寫流暢，且兼私人中文家教，但她未能在國語環境下成長的女兒反倒利用暑假回臺灣學中文。年輕夫婦誇下海口將來要讓小孩精通多種語言：「我和老婆中英文都好，我還會西班牙語，她學過日語，我媽說上海話，她媽講閩南語，我弟媳是韓國人，她姨丈說德語……」一聽就知道小孩都還沒出生呢。專家說三歲前是習語黃金期，教多少語言都吸收得了，不用擔心孩子錯亂。說得沒錯，多頻語聲切換訓練，錯亂的是家長。光罵小孩嘛，脫口而出總是親子間最熟稔的話，未必是父母的母語，也要小孩聽得懂才不枉費。

得已或不得已選擇非母語為日常語言者，說夢話和吵架最易表露身份。中韓情侶平時妥協以英文溝通，爭執時男孩咒一句中文女孩回敬三句韓語。長年無法以母語同人交談，滯鬱難當，赴日與好友婷相會，她開心拉著我的手：「跟妳講話真好，我中文都快忘光了。」有回跟外公一道出遊，途中見到三位日本女孩，二十上下年紀，平素內向的外公忽然走上前以日文攀談：「妳們從哪裡來？」其中一人答「日本。」外公接著說：「我知道是日本，我是問妳們住日本哪兒呢？」回答的女孩似乎被同伴嘲笑，紅著臉跑開了，會不會覺得遇到「怪爺爺」了？很想告訴她：阿公只是想找人說日本話。但日語算外公的母語嗎？而婷和我的母語是國語嗎？

兒子帶回閩南語課本說上母語課好吃力。他學單詞含腔帶調，遑論完整語句。都怪當爸媽的在家不說臺語，夫妻倆純用國語思考國語生氣國語示愛，只有各自看診時不得不以臺語跟年長患者溝通，我臺語發音被病患改過不少次，丈夫更受到「請問醫師是華僑嗎？」的質疑。我央長輩儘量說臺語給孩子聽，但臺語問句出，孩子聽懂時國語返答，要不便敷衍一句「聽無」，跑掉了。久之，孩

子的優勢語言獲勝。

戒嚴時代的語言洗劫獲得壓倒性勝利，教我國語的父母和教書多年的公婆，一般家常會話都毫無窒礙地使用非母語，甚至連年近九十的外公抱起三個月大的曾孫，並不用臺語喊他，也未唱起日本童謠，竟說：「乖孩子在哪兒啊？」清楚聽見他明明確確捲起舌頭發出「兒」音，一陣鼻酸。

古語的典雅莊重抑揚頓挫衰微，生動貼切的閩南語俗諺如落葉四散歸土安息，我們落失了的成為上一代的失落。太陽花學運領袖早已堅定表態：我是林飛帆，我主張臺灣獨立。數十萬人面前他凜然演說，但我發現即使僅數十人場合，他仍無法講順一句臺語。可喜的是，自洪仲丘事件以來的公民社會運動，不乏新生代臺語創作歌曲，撼動人心。那些或許昔時被國語導生評斷品行不佳的同伴哪，我衷心感謝他們攜帶臺灣本土語言進入下一個世代。

而下一代將如何傳遞與保存所謂母語？端午將近，兒子轉述母語課堂上聽的白蛇傳故事，我好奇如此曲折複雜的情節他如何能聽懂，「因為影片是講國語的啊。那媽媽妳小時候母語課上什麼？」

媽媽小時候沒有母語課。這麼好喔，兒子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羨慕著。媽媽小時候啊……該怎麼說呢？……現在還有小學不用上母語課嗎？兒子追問。我搖頭，望著他失望表情，忽想起逢解嚴後的高中時期，國文老師領全班以臺語朗誦古詩，鏗鏘有致，餘韻繞樑。我拿出《唐詩選集》：「上回背王維〈雜詩〉，讀起來好像沒押韻，其實臺語發音，事、未都帶『一』的韻；〈尋隱者不遇〉、〈金縷衣〉……也用臺語念念看。」「媽媽妳再教我這首，還有這首……真的好神奇喔。」兒子興致勃勃研究起來。

這是身為母親，我唯一能為母語做的事了。

評審意見

〈我們的，母語〉

阿盛老師

描寫家族中各世代的語言習慣，同時指出「母語」一詞的各種意涵，雖未必論述周詳，但隱然透露了臺灣數十年來的時代小背景，說理時輕鬆帶過，自能圓其說，亦彰顯新世代對語言、族群、潮流的認識，文中所舉出的幾個實例，有趣味也有深意，能夠發人省思，可見到作者確有細心的觀察與沉澱，下筆乃言之有物。筆調幽默，諧中有莊，讀來順暢流利，毫不生硬，作者採用的手法可謂成功。結尾用母子對話收束全文，力道充足。

得獎感言 林育靖

菲傭之後是越傭，然後印傭，外公最後十多年的密切交談對象仍強烈挑戰著他的聽說能力。

想起北上讀書工作那些年，每隔一陣子，外公便會請我上館子吃頓飯、聊聊天，他說的多，內容大半是一再重複的故事，其餘小半，我只聽懂兩三成。直到最末期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，我成為他的醫生，用操練多年的「問病臺語」，我與外公的溝通屏障才算拆解。那時，我曾起筆想寫一篇「外公的母語」。

得知獲獎那天，正是外公過世滿兩年的日子。謝謝外公的第二故鄉新北市（蘆洲），謝謝評審，這是我與外公留給彼此的紀念。